# 春秋翼附

#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黄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 昭公上

名裯襄公之嫡子子野之弟在位二十有五年孫齊在外七年薨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毋齊歸襄公夫人左氏以為夫人之娣非也觀十一年書葬我小君齊歸可見矣夫人吳孟子季氏私考因娶與薨皆不經見故疑其非夫人然觀陳司敗同姓之論孔子亦自任為巳過又

何疑乎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按胡氏云穆叔不欲立昭公其書即位有子野之命非也左氏謂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禂而經於齊歸之葬書曰小君是齊姜夫人也禂嫡嗣也襄公在時必見禂有童心子野賢行欲援先君廢嫡立庶故事而子野之賢又足以服人故公卒羣臣立而安之天禍魯國子野毀卒則舍禂誰立矣雖穆叔焉得而沮之哉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是已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按公子圍共王之子康王之弟郟敖之叔也時執楚政專恣暴橫諸侯患之左氏載其聘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其意實欲乘間襲鄭耳故晉會十國之大夫于虢雖云通好尋盟實陽以結懽于圍而陰以戍守于鄭也襄三十年澶淵之會傳首公孫豹而經不書者意是時豹必以往蔡送葬愆期亦見其藐晉冑宋之意令楚圍在會其勢不敢不往而昭公之立又非其所欲故雖

嗣君踐祚之始而乗機遠出擅王會盟則穆叔之偃蹇昭公之不振具見于此矣楚圍設服離衛蒲宮前戈儼然以君威陵轢列國大夫且但讀書加于牲上而趙武唯唯聽命則亦甘處下風矣楚氛益熾中夏愈弱聖人于虢之書蓋三致意焉虢鄭地

三月取鄆

按是時三桓分魯邑人盡歸私家故季孫利于兼併鄆雖魯莒所爭然宋盟在耳鄆人無罪宿乃乗莒國之亂昭公之弱擅自取之獨不念晉

楚戢兵之禁乎利則歸已怨則歸君季孫之罪不可逭矣但莒方弑君久不預會而突往訴晉左氏之言或未可信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按鍼秦桓公之子景公之弟也是爲后子史記云景公母弟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夫親欲貴愛欲富仁人待弟之道也鍼而至于恐誅則必其兄疾之已甚有不能一朝居者蓋景公即位三十六年老而圖嗣恐后子有異心故忌嫉之觀鍼母曰弗去懼選其言當不誣也但諸侯地

方百里出車千乘正卿始得百乘是時后子尚未爲卿雖富安得遽有千乘遠從哉且人臣見逐於君雖欲竊貲懼有追奪觀士會奔秦荀伯以同僚故而爲之送帑可見矣安有自雍及絳八反歸取酬幣者哉此則左氏誇詡之辭不可盡信者然晉秦仇也奔適仇國則鍼之懷恨可知藉令晉平而鄭莊則鍼且爲宋殤之公子馮矣史謂景公卒子哀公立后子復歸景公可不有天幸哉故書曰伯尊之也曰弟親之也見与爲諸侯而不能庇其弟也曰出奔晉始危之而

終幸之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子穿嗣是爲莊公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按狄在今廣平府北境宋地理志曰地雜斥鹵則當是近狄之地與文剛相近者杜元凱以爲太原晉陽縣則鹵者鹺液不毛之地原者廣平產物之區不得假借混稱也狄自僖公時勢甚强悍又赤狄爲導故雖西距晉陽五百里而敢深入于冀至宣公時晉滅赤狄拓地漸廣遂至

狄地設伏而敗之交剛令荀吳復即其地敗之大鹵則狄地漸多歸晉矣然是時晉楚狎主夏盟華夷倒置乃不圖楚而圖狄何益于成敗之勢哉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

按去疾雖密州長子然展輿立既踰年則事勢已定臣民皆服何去疾一入即能逐展輿而安其位哉蓋莒人本患密州之虐故衆亂而弑之實未嘗繫心展輿也特展輿以已曾立爲[illegible]遂乘亂篡位去疾不合又即奔齊是則[illegible]

倉卒危疑之際只索奉以爲君耳至于去疾長而當立未嘗不知之也又安知奔齊之後無有輸欵通謀者乎况齊又莒之所素服者去疾藉齊力以入則其名正其援强孰能禦之哉國人既已帖服則大勢難挽展輿不得不奔矣書莒去疾與齊小白同例見當有國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按疆者正其界使莒不得復侵也必用師者秉其危亂而震懾之此皆季孫宿之陰謀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按[illegible]經斷也案非斷不決斷非案無據今

[illegible]豈左傳之說皆誣聖人別有所

謂[illegible]聖人萬物一體豈忍華夷異視

但[illegible]於類性與人殊聖人待之若犬馬

舊史書[illegible]亦卒之已不深究其實也其意若

曰弒逆大惡夷狄或有之中國爲帝王自立之

地禮樂政教所自出之區今且比肩接踵矣于

夷狄何責焉他日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故弒逆在中國者必書在夷者間有不書

使天下後世讀春秋者知惟夷狄間爲聖人所畧中國斷無末減之理生于夷者猶當用夏變夷生于華者安可變而爲夷云耳然則商臣亦夷也何以書弒彼弒父也君臣之義夷狄或有不知父子之情稟于天性何閒于華夷夷狄且不可有況于中夏故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則知父子之親尤篤于君臣之義而臣與圍豈可以例論哉胡康侯之說固大有關于世教或落第二義矣圍即位之後改名虔

楚公子比出奔晉

按楚共王子五人長爲康王昭次卽靈王圍次比字子干又次黑肱字子晳又次爲平王棄疾楚麇未屬纊之前靈王方以公子奉使出聘于鄭比時爲右尹居守睥睨神器已非一日麇旣疾作比將待時而動矣不意靈王聞疾遄歸卽行簒弑計無所出乃含忍戴其奉其兄然意氣怏怏自度不免于禍戾遂奔適仇國則乾谿之難實胚胎于此矣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季氏私考曰韓起厥之子也是爲宣子晉自謝

武與楚狎主夏盟諸侯由此不專事晉韓起代武爲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魯起可謂有志於治者矣惜乎人心已散勢不易回而德又不足以服人卒不免於示威平丘耳

叔公如晉

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按子晳三犯不悛罪固應死然謂之作亂則罪狀猶未著況逼以議親議貴之法獨不當末減乎歟子產之失不在吏數尸衢之日而在幼賤

有罪之言夫婚姻人道之大兄弟長幼之分何
可亂也子南先聘徐妹而復强委禽徐妹既適
子南又操戈入室黑之罪豈可逭乎子産乃曰
直鈞幼賤有罪執子南數以五奸而放之于吳
夫律以畏威聽政養親之條楚亦無辭可解至
所謂尊貴事長者不知欲楚以何者而尊下之
是難以服其辜矣况子皙則片語不折使得晏
然在位是容縱以驕其志也彼亦何憚于吉而
不謀代其位乎及其志雖欲亂迹尚未露乃遂
致之死地是羅織以成其罪也尸衞加木不滋

惨乎始則養奸以成人之惡終則故入以俘已之法僑也不能無遺議矣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按魯自宋盟之後親往朝楚而于晉實缺然及昭公初立韓起以貴卿來聘僅遣叔弓往報絶無慇懃伯主之情此晉所以見憾而不受少姜之弔也然是時魯之邑入盡歸三家晉不能爲魯反正而乃督過其禮文之薄何不見諒哉季武子繼公而往必有不自安于心而求免罪戾耳項氏以晉抑君助臣非也若昭公以弔寵妾

受恥辱不待貶矣

三年春王正月

丁未滕子原卒

子寧嗣是爲悼公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杜氏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

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此小邾穆公也高閌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

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爲之國也而終之以流[illegible]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汪氏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七焉是年旣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昭公昏懦畧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于難吁可歎哉

北燕伯款出奔齊

按左氏云燕簡公多嬖寵史記云惠公多寵姬簡惠未知孰是然欲去諸大夫而立寵人燕大夫比殺公之外嬖是嬖在外寵在內必與外嬖

謀立寵姬爲夫人也載考襄公二十九年高止
奔北燕豈止之爲人貪欲專功在燕則使燕國
亂而燕大夫所比而殺者或其人耶燕伯因變
止故即奔止之舊邦耶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劉原父曰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
爲災由藏冰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冰未爲不
藏冰如五帝之前未有藏冰之時豈長雨雹乎
且豐之爲人姦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
罪故推雹災歸之藏冰欲以諂媚強臣抹摋災

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於外
者未必非此人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
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按左氏載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又謂曹邾
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夫盟宋會虢
晉既甘心讓楚矣楚何必再求且盟宋之後魯
衛諸國悉已如楚今楚子自為盟主大會諸侯
又重之以晉侯之許乃敢托辭不至耶蓋楚之
與抗者惟晉所畏者惟吳今晉既已通好則思

爲拒吳之計而拒吳之計莫要于絕中國之通吳故若鄭陳蔡許之素所服者若淮夷居徐曾之間爲東諸侯通吳之路者若徐頓胡沈居淮上流錯居于魯衛宋之區者若宋鄰于鄭與滕郳之近宋者此皆楚入中國要害之地故合而會之淮夷會則中國通吳之道絕宋鄭諸國會則楚入中國之路開不必召魯衛曹郳等國而實已掣其肘掖使不敢動矣此楚人之善計左氏之說或未可據以爲實也若其爲會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蠻夷妄自尊大以臨其屬國何以

怪哉

楚人執徐子

按徐子左氏以爲吳出楚將伐吳恐其懷貳泄漏國情故執之然徐之通吳事無可考觀史記季札解劒繫墓之事或可爲徐吳通使一證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季氏私考曰此卽會申之諸侯也徐子方見執鄭宋小邾稍遠於楚楚不欲煩而先謝歸故獨與蔡侯陳許頓胡沈淮夷伐吳中國之道旣斷

而吳無救此楚之所以肆行無忌歟吳本中衰之日季札勸之以通上國方修內治固不足以當楚之强也

執齊慶封殺之

按楚子身行弑逆本非討賊之人然慶封與弑莊公奔吳受邑自爲得計非楚虔伐吳之役幾何不漏網于天地間哉詩云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此之謂也春秋書此豈特爲齊紓憤亦使天下後世知弑逆之賊卽遇弑逆之黨彼且知奸名而不爲末減云耳不書楚者蒙上之文也汪

氏以爲移其善于諸侯不使楚虔竊討賊之名

聖人未必如此作意

遂滅賴

按賴本近楚小國必素服役于楚者何罪而滅之蓋楚虔欺天罔人自以殺慶封誇大故乘便長驅滅賴以逞其志耳書曰遂深著其驕恣暴橫之惡也

九月取鄫

按鄫與魯爲婚姻素屬于魯但鄫雖褊小自君其國子其民則邑入與魯無預今曰取則并其

邑入而有之矣此季孫宿之謀而春秋書取以

專罪之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季氏私考曰叔孫豹歷事襄昭執政三十餘年

初與仲孫蔑同朝未有失德及蔑以疾在告而

國事委焉則遂見伐於齊莒雖郝本事魯小國

而亦來加兵非賴君臣朝夕晉庭幾於無以自

立其後又使襄公見辱於楚昭公見辱於晉謂

之社稷之臣可手而豎牛之禍則平生盡見矣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按舍者對取之辭自公家而言也蓋初作三軍分中軍上軍下軍爲三而掌于執政之三卿中軍則正卿所掌也始作之時中軍遞掌于仲叔但叔孫臣其子弟孟孫取其半則中軍之賦公家尚有所取而未嘗舍也若季氏使邑入盡歸于巳則其所掌一軍公家既舍之矣今宿代豹當國掌中軍則邑入亦盡征而無公賦若仲叔掌上下軍亦仍有賦于公故獨曰舍中軍也然則前所舍者何以不書曰三軍以中軍爲重書舍中軍則前所舍一軍併見之矣既損上而益

下復豐巳以撫人此春秋所以專罪于季孫也至于左氏四分公室之說何如曰即三分中之四分也季孫一分仲叔各一分兩家輸于公者爲一分是所謂四分也非分其軍爲四也初作時巳然非始于今日也又云季孫擇二者何如曰仲叔各于所得一分中分一半與公家是有公私二分獨季孫全征于巳是併公私而兼有之也是所謂擇二也非二軍也左氏渾說而解之者又不察其詳則不可通矣公穀又以爲復古復正非也苟後此二卿二軍則十年意如弓

獲之伐莒及哀二年斯仇何忌之伐邾何以三

卿並將三軍並出耶

楚殺其大夫屈申

按屈申楚卿屈建之後也左氏稱楚子以申貳

于吳乃殺之夫二心仇敵則殺當其罪矣何以

不去其大夫意楚虔篡弑得國以暴戾恣睢箝

制羣下申或有所咈逆其意耶抑是時徐子求

釋欲嫁禍而誣陷之耶此皆不可考然稱國以

殺又稱其官則必殺之非罪而爲累上之辭耳

公如晉

按昭公即位五年未嘗朝于伯主此必因晉楚爲昏將爲送女而往朝晉實畏楚也當公初立穆叔即謂其居喪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此其人必屑屑于威儀間者故自郊勞至于贈賄舉無失禮女叔齊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豈必陳司敗同姓之論而後見其不知禮耶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玆來奔

按牟夷莒卿于法應書三傳俱以爲重地非也牟婁本杞邑爲莒所取防玆二邑莒本封地及者有別之辭見不但以外地來奔左氏謂不以

私邑累公邑亦非也夫元年取鄆莒訴于晉叔孫豹幾執于晉秋叔弓復帥師疆鄆田莒必深仇之矣今莒亂已定魯勢愈衰牟夷何事竊地來奔豈以公方在晉故爲此以甚魯罪欲陷公于晉耶季武子晏然受之實逋逃叛逆之主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按左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公故書至者危昭公而罪季武子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按蚡泉魯地左氏謂莒人不設備非也豈有追

討故地而慢然不爲戰具者耶必叔弓以彼孤軍深入左右無援乗其未陳而擊之耳納其叛臣又敗其師旅此皆季孫宿之主謀也

秦伯卒

子嗣是爲哀公史失其名公羊云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非也既尊稱伯矣何獨夷其子而不名哉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按此爲楚通越制吳之始越姒姓子爵國夏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其國在吳之南當晉與楚

爭衡時常通吳以制楚今晉與楚爲昏以疏吳

則楚亦舍晉以圖吳矣故帥陳蔡許頓沈徐之

在吳北者以當吳之前而通越之在吳南者以

躡吳之後此即晉通吳制楚之故智而吳自此

不易報楚矣噫晉欲藉吳以滅楚而楚卒爲吳

所勝楚欲藉越以勝吳而吳卒爲越所亡是晉

楚欲用吳越而反爲吳越之用也勝敗興亡之

數雖曰人力詎非天之所爲哉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弟郁釐嗣是爲平公

葬秦景公

按自晉襄公背施負德與秦搆難中國會盟久不從事故雖以繆公之賢而卒葬不赴今何獨會景公之葬哉蓋是時晉伯已隳盟宋會申之後華夷倒置綱紀蕩然吳越且乘間迭起矣秦僭伯西戎晉楚仇匹也天下無伯諸侯無所適從有力者皆可攘臂而起寧獨吳楚哉此魯之所以不鄙夷乎秦也

夏季孫宿如晉

按魯受莒牟夷之奔時公在晉宿實主之及晉

愬晉公幾爲晉所止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武子如晉謝歸公且偵晉也左氏以爲拜莒田不甚鹵莽哉觀固請徹加之愼則亦結納大國求免于辱耳但晉既受莒愬又不止公何不出一言以讓宿乎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按臣子出奔有蒙讒逐而奔者有事迹敗露而奔者有憂讒畏罪而奔者有竊邑盜寶而奔者敗與盜不足言矣被讒憂纔者果皆其罪乎華

合比自以右師柄國可擅生死故逢佐怒柳遽曰我殺之反爲柳所中易所謂機事不密書所惟口起羞比之謂耳實未聞有可逐之罪也況坎牲埋書事干叛逆卽世子座且見拘囚合比乃未減而姑逐之耶此正所謂憂讒畏罪而奔者也季氏私考云凡言奔者皆有罪而見逐至謂宋平公深知華氏之專恣故能勇于去惡是以柳之譖爲實矣恐宋平未必有此力量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披楚虔至是三伐吳矣而再不競于吳至于移師陳蔡復事伐徐則避强陵弱玩武啓寇而入郢之禍胚胎于此矣故春秋屢書以見窮兵自侮之辱而中國之有藉于吳也許氏乃云敗楚師者非遠洩而洩伏其誅故書遠罷伐吳以正之則非其旨矣

冬叔弓如楚

季氏私考曰會自吳札來聘已貳楚通吳及昭二年韓起爲政又專意事晉及楚會申之後連年伐吳楚勢方强而事晉又不見答也於是使

叔弓通好于楚明年公復親朝懼勢惕威中無所主如此魯君臣何以自立哉

齊侯伐北燕

按燕伯款自三年奔齊四閱歲矣左傳云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二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瑶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故但書伐而不言納亦外事不具顛末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按襄公之世齊數伐魯魯亦倚晉爲援終不相下雖齊遣慶封來聘亦不報禮今晉伯盡衰諸

侯皆巳服楚則晉不足倚强力者皆可趨之故秦景公之葬且會矣况齊本接壤素恃强輕魯者乎此所以無故而與平耳杜元凱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非也

三月公如楚

按昭公昏弱從楚從晉反覆不常故屢朝于晉而不納鄙之也前冬叔弓如楚先導達誠意楚人巳矚見肺肝矣故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夫以堂堂望國之主至爲蠻夷臣子所召屈體章華可勝歎哉

叔孫舍如齊涖盟

按舍左氏作婼豹之庶子也是爲昭子觀涖盟之事而暨齊平益可據矣夫豹卒距此二十七月舍始見經則其初未嘗與政其亦庶幾能行三年之喪者與盛以賢稱蓋本于此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按日者天子之象休咎關于王躬士文伯乃以衛侯當之非其分矣且日躔自有常度而曰去衛地如魯地其說亦甚不經至所謂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而以擇人因民從

時爲愼政之務則不易之論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按左傳衛襄公夫人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及元縶足不良孔成子立元是爲靈公竊謂縶生而跛孔成子與史朝早欲謀廢故預設康叔之夢以神其說及二年婤姶生子而遂命之曰元則人心咸繫屬之矣此亦權謀之術也然不能選擇賢臣後先疏輔而會同軍旅之重徒托于子孫權佞之流故孔子訾靈公無道而僅以不喪幸之則成子不得辭其責矣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汪克寛氏曰此季文子之子武子也子紇嗣是爲悼子季氏私考曰悼子之卒不見于經必未爲大夫也或曰卒在武子之前子意如即以孫繼祖是爲平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按偃師既稱世子名分已定哀公必以留爲之招與過者何蓋二妃嬖留有寵則嫡妾長幼之

間平日不無嫌隙公慮百歲後不能保其毋子
故托之兩弟冀得萬全豈意身尚未殁遂見弒
逆之慘哉夏憂傷自縊其情誠可憐矣然皆自溺
愛一念基之也故春秋書此以爲萬世戒若招
之罪又何待貶而後見哉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按晉平伯業盡隳虒祁崇後民懐怨讟石言徵
妖國之將亂符驗顯然史趙預見之矣昭公權
臣僭偪姬祚將傾楚有章華則落之晉有虒祁

則賀之是誠何心哉吾不知將何所稅駕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按干徵師陳卿也以哀公之喪訃于楚故稱行人夫殺偃立留罪在陳招徵師何與鄖勝之奔愬必愬招也乃竟執殺徵師何枉哉此夷狄之所以爲無政也說者謂楚欲滅陳惡言立君則陳久在楚宇下廢置在其掌握苟欲滅之何論君之立與不立哉

陳公子留出奔鄭

杜氏曰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高氏曰偃

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嫡庶也季氏私考曰留奔而陳無君矣此楚之所以利于滅也

秋蒐于紅

王氏經世曰公羊云以罕書穀梁云正也皆非此三家既分公室假蒐禮以數軍實陰擇其才勇之士以強私黨耳春蒐者獮之淺秋獮者獮之深比秋而行蒐禮姑淺獮而寡獲示不貪於從禽其實則數軍實而已諸家非時之論未盡其情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按公子過雖與公子招同受屬留之命而殺世子偃師招實主之孔奐助之過則知情而不與謀者也陳人何以殺之蓋陳人之中必多招黨招見徵師特以隱蔽國情見殺已必不能倖免故使惡黨以過奐協謀之說簧鼓陳人使衆亂殺之臧過口洩國憤播衆聽爲紿楚避罪計而放越之幸基于此矣賣國賣友何其狡哉故不去其大夫見過無罪也稱陳人見招主使也孫氏謂不與公子招殺大夫悖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殺陳孔奐

按楚人之窺伺覬覦者在中國陳久在宇下何心于滅因陳國亂故遣棄疾帥師定之但陳國雖無人孫吳猶在行間也乃舍之而立穿封戌則姚墟之祚已湮胡公之祀已絕故書曰滅楚虔身為弒逆親殺世子恬不為異而招之善誰又嫁其罪于孔奐且陳人之殺過又楚子先入之心則招雖見執而竟放之于越矣誅其脅從而釋其首惡其斯以為夷狄乎

葬陳哀公

按是時楚已滅陳何以書葬葢哀公卒于四月訃至于魯則吊葬之使必已遣行比至陳時適值楚滅陳而陳之人民倉惶殯葬故遂致其禮而歸書曰哀公葬而加之謚也所以係陳民之心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按左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蓋魯宋鄭衛皆東方之國也是時楚子在陳則東方諸侯恐其乘滅陳之勢長驅中原故各

遣大夫朝楚必非敢行會禮聖人謹華夷之辨故諱言朝耳然四國同事而單書魯者舉望國以見其餘又叔弓八年四月如晉今春又如楚往來反覆即戰國策士朝秦暮燕者不頻于此故獨書魯以致譏焉

許遷于夷

按夷即城父在淮北隣于陳許自成十六年已遷于葉至是楚以葉爲方城外蔽欲兼有其地故遷許于夷夫以四岳之裔而遷于夷狄之壓其所異于滅國也者幾希況由此而自羽而容

城遷徙不常民亦何辜而罹此播越也葢楚未得中國諸侯則以許爲重既得中國諸侯即以許爲輕夷情叵測無足怪者獨許自楚莊以來甘背中華堅心事楚竟何益哉

夏四月陳災

按陳亡孰爲告災而書胡康侯以爲叔弓目擊其事則會楚子在春陳災在夏亦難附會大抵魯畏楚威偵覘之使常爲往返必有見災而歸告者楚子既幷陳國未必不以楚災來告而責存問之禮于諸侯聖人興滅繼絕是其本心況

聞災變則惻然有餘悲矣故特書曰陳災以寓存陳斥楚之意穀梁子所謂閔陳而存之者得其吉矣

秋仲孫貜如齊

按仲孫貜羯之子也是爲孟僖子魯既示弱無故與齊平齊益輕魯雖叔孫蒞盟之禮兩年不報而魯益自疑畏故又遣貜往然僖子從公如楚不能相禮又焉能取重于齊哉故雖公出孫外處亦不過呴呴致唁而已曾不一仗義爲納公之計也此豈獨昭公柔弱致然亦魯之諸臣

無虎豹在山之勢耳

冬築郎囿

王氏經世曰桓四年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又築爲囿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淫于觀游昭公之志可知矣或曰意如虞君於耳目之玩而有其權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按欒施字子旗公孫竈之子高彊其惡黨也與陳鮑相攻因敗而奔季氏私考謂晏嬰爲政以

國法治之是逐而奔也然觀左氏載子良之言曰先得君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使王黑三敗之而來奔則非逐明矣況攻宮拒戰其罪寧止于逐乎夫晏嬰既能去不肖何不于兩人嗜酒多怨之日預治以國法必待其作亂而後治之耶且晏子端委對徒數語及待召而入殊爲泄泄藉令不召將無入乎大臣急君之義何如也況前晏子對叔向之言旣謂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今桓子又分邑粟于公族則無尊卑貴賤盡德陳氏矣乃不一爲節制而復勸陳鮑以所

分欒高之室致諸公何救于國哉故常妄謂晏嬰是遠嫌避難之人觀其處置崔慶皆假手于人而泯其迹可見矣故後世稱其智孔子稱管仲一匡九合而晏平仲止稱其善交則二子之優劣不較然乎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按此三卿並將則三軍實未嘗舍而傳所謂復古者非矣夫莒素黨齊齊伐我雖有夙恨然脅勢寖衰何敢伐之必三家僭竊欲倚強援而惟齊爲近故前叔孫婼仲孫貜如齊以致結納且告

以伐莒之故于是三卿並出重師壓莒而無所顧忌知齊必不援救耳然季孫仲孫各自將而叔氏之兵獨統于叔弓者婼欲居守爲根本之慮也說者以婼賢不欲與其事或未必然

戊子晉侯彪卒

子夷嗣是爲昭公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庶子佐嗣是爲元公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季氏私考曰內大夫未有會宋公葬者叔弓以卿葬宋平公何其重哉是時宋元公卽位豈季孫意如將聘其女而特重其禮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王氏經世曰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者十三年于兹以楚子爲之會主也以弒君之賊會弒君之賊同惡相求諸侯非惟力不能討亦勢不敢討矣今楚巳得陳又欲舉蔡故爲此詐誘之舉烏可於十三年之後以倡義致討責之懷惡之人哉楚子未暇治也而責其討般胡氏之義

疎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按蔡久服楚宇下既殺其君矣又何用圍哉蓋楚虔以賊誅賊恐蔡人不服必立主以圖存卽晉而仇報故遣棄疾圍之勢不至毀其宗廟變置其社稷不止者此虔之所爲殘忍也豈意乾谿之變乃卽在蕭墻之内哉

五月甲午夫人歸氏薨

季氏私考曰歸胡姓歸氏者齊歸也齊歸乃襄公之夫人而子野昭公皆其所出也其始至不

見於經者爲公子特娶也左氏以襄夫人爲敬歸而齊歸乃其娣非也自昭元年至哀十四年凡六十一年無卒襄公夫人者而齊歸以妾乃得書卒此何禮乎然則齊歸爲襄公嫡夫人明矣

大蒐于比蒲

按春田曰蒐大云者僭天子之制也魯自作三軍後三桓竊據兵已不屬公家昭公徒擁虛名凡蒐苗獮狩之事皆不與知故蒐紅不言公公不在也况此又初在君夫人之喪而有與其事

者乎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謂三家以馳騁田獵間君喪也諸家乃謂譏昭公居母喪而蒐則非矣但昭公初喪父穆叔怪其在慼而有嘉容今喪母又無慼容則失其本心矣故叔向以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君不顧親臣不忌君信然矣然則書大蒐者固所以深著三家之罪亦以罪昭公之薄于父母而爲强臣所忽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汪克寛氏曰自邾倚齊靈屢致兵于魯齊胥藉晉

伯之力湨梁祝阿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旣而魯
納庶其之奔邾受臧紇之奔讐隙益深至同盟
重丘齊晉旣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
魯會悼公之葬此盟祲祥以修好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
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按蔡般弑父晉爲伯主宜上告天子誅討其罪
而變置其君乃養惡容姦列之盟會十有三年
反以誘殺之權假手楚虔及其國勢將亡勢不
可爲矣然後合十國大夫會于厥慭何爲哉蓋

不待狐父之請子產已知其不能救矣春秋備
青諸國深罪其輕動以取辱也禨祥厥愆地俱
無考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按薨曰夫人葬曰小君齊歸之爲襄公嫡夫人
不待辨矣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
按胡康侯以世子有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于
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爲得世子之道是
大不然當是時使有以父死不報非孝也而欲

逞于一擊以快其志則勢必不可得然楚圍方亟城旦夕且下則國非其國死守亦無益也爲世子計者但當棄國奔晉晉必憐而立之苟得一丘一旅足以圖存則强于爲善以蓋父舨之愆以延先祖之祀以創後人之緒事勢稍定由是臥薪嘗胆處心積慮徐爲報復之謀未晚也又不然而輿櫬出迎降心臣服使楚虔不疑于我冀得一近左右以效專設諸之事此雖匹夫之勇乎亦可報先人于地下也計不出此而徒欲守孤城以抗敵欲何爲哉卒之身隨國亡覆

宗絶祀使不共戴天之仇竟付之無可柰何若
世子者固非求生以害仁亦豈得爲殺身以成
仁者乎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按傳稱燕欵以嬖寵失國或謂自高止奔燕之
後燕國始亂其大夫相比而殺者未必非止也
故自後止不經見高偃者高止之族也燕伯在
齊必以止故與偃交善偃納燕伯則燕大夫有
畏心矣故强臣見拒不得入于國都陽者燕之
别邑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子寧嗣是爲宣公高閌氏曰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於簡公乗晉悼之方興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薫然慈仁民蒙其惠蔚爲春秋之賢諸侯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按前年魯使叔弓以卿會葬故遣華定來聘報葬也非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按是時晉伯雖衰猶藉文悼餘威以事大之禮

責備諸國會政在三家公室不能具賄晉已不能釋然于魯且三家者又不利魯之親晉以國是相告則必與晉當事者結納陰爲居閒之地故公至晉輒爲所拒耳傳謂取鄆之役莒愬于晉則當面爲剖斷使歸莒之叛臣叛邑乃拒而不見耶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按成熊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于若敖宣四年鬬椒自以作亂伏誅何與其祖熊又爲得

臣四世孫古者罪人不奴且善惡即父子不相
染况遠代苗裔乎成熊未有罪狀虔以猜忌信
讒而殺之濫刑以逞衆怒之本實在此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按慭字子仲襄公之弟于昭公有叔父之尊是
時南蒯爲季氏費邑宰欲竊其權見昭公昏弱
遂結納于慭而謀傾季氏以歸室啖公以更位
啖慭于是慭以其謀告公事未及舉而謀先洩
則平子必不釋然于慭此慭所以懼而奔齊也

憖奔則劓豈肯駢首就戮遂以責叛矣春秋之例在位而奔者則書出奔左氏所載似前後倒置與經文不合

楚子伐徐

按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執徐子以徐出于吳楚欲圖吳故也是時楚覇滅陳滅蔡勢益猖獗將伐吳故先狩于州來使諸將圍徐以懼吳躬統兵至乾谿以為之援得志于吳則中原在其掌握矣觀其與子革論求鼎之事此其志豈在小哉而乾谿難作實天之所以未絕乎中華也

晉伐鮮虞
按鮮虞子姓國狄之別族也當是時楚虔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吳入郢於越入吳夷狄交橫天下大勢漸不可返而晉猶圍鮮虞忽剝膚之患而圖迂緩之事此春秋所深譏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按公子慭出奔之後南蒯即以費叛而經不書者蒯叛季氏非叛公室也季氏閽奸君位罪之大也南氏家臣背主罪之小也隱其大而著其小非聖人意也且蒯之言一則曰歸其室于公

二則曰我以費爲公臣雖未必誠心爲公室亦痛惡季孫而爲此言也聖人忍書其叛乎然則圍費何以書見季孫之擅役大夫叔弓之聽命强家也此春秋微意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季氏私考曰楚虔暴蔑小國虐殺大臣而又築章華之臺三年不成國人怨之羣失職者皆有亂心觀從本蔡故臣志尤不靖而虔又常至章華荒於逸樂人莫以告也晉昭嗣世父業久衰欲合諸侯衆皆畏楚厭愁之會討無所施故衆

楚有隙而[illegible]歸則羣小開門延納而

即鼓[illegible]叅都而觀從在蔡亦從

亂焉棄疾[illegible]卒不能禁止孫辭自溷

使惡黨不疑則或有之但棄疾素有才智又握

重兵必非亂衆所能刼持而觀從以亡國遺孽

勢亦孤立豈能倡亂於蔡公之側哉故楚虔之

弑公子比倡亂而弑也其歸晉人奉之而歸也

則主此謀者專在晉矣考之書法其義自見

按棄疾時爲蔡公則楚之兵權在其掌握觀申

無宇欲靈王少戒則棄疾之處心積慮可知矣

然而是時實未倡亂也公子比歸自晉則挾兄之尊憑晉之勢因衆之推擁遂偃然自任而變起倉卒棄疾亦遂相從入楚耳藉令子干未歸則衆亂未起觀從即欲假棄疾之命以召二子亦焉能旦夕遂及郊哉故成乾谿之難者惟比則主弑逆之惡者亦比春秋所以專罪之也與及比位將定則棄疾欲貴之心不能一朝忍于是設謀偪殺而奪之位矣上下各自成獄固不得以子干見殺而併以弑虔之惡首坐棄疾亦不得以弑虔專主子干而假棄疾以討賊之名

則聖人書法兩不相礙而比疾之罪各無所逃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按兩書公子先儒以爲子干棄疾君臣之分未定當矣然未盡得春秋之旨也蓋共王子五人比疾與圍俱爲公子之列及圍既立爲王則兩公子合謀弑圍比位將定則棄疾又殺比獸相食且人惡之豈有同爲公子而手足相殘殺戮無已較之獸相食加一等矣此聖人之所深惡而痛絶之者故其書法如此奚暇辨其君臣之

分哉

秋公會劉子于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按傳稱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非也晉自宋虢二會以來不敢與楚爭先至楚虔暴橫遂專主夏盟則晉之失諸侯亦乆矣是時楚篡弑相仍國勢搖動晉昭公乘此隙欲大合諸侯而天子之老十三國之君輻輳而至亦可以見人心嫉楚之同實中國復振之機會也爲晉計者當乘諸侯之集大整師徒同心戮力以

問楚滅陳蔡之故討臣弑君之罪縱不能梟疾首墟郢都而義聲一震亦足以奪楚人之魄而紓中夏之氣庶幾哉召陵城濮之績而有光桓文矣即不然而惇信明義固結同盟以擯斥荆楚使華夷之界秩然不亂則數十年憑陵之耻不亦可少雪乎乃徒耀車甲之盛以示威諸侯是欲合而反使之離也何顛倒至此哉平丘杜元凱云在陳留長垣縣南一統志云在陳留縣西北九十里風俗傳云平丘城衛靈公邑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按同盟者何不同也夫春秋書盟之例或王臣與列國共事則書同或中國諸侯有背畔而復來者則書同今王臣諸侯俱在而何以言不同以公不與盟也魯爲諸姬之長列國之望桓文之伯先屈意交魯以爲糾合羣侯之主晉昭公欲復伯業乃聽邾莒之譖責歲幣之薄而先治魯使公不得與盟則諸侯且將解體又何以樹夷狄之觀聽哉此非公之恥實晉之羞也故上書同盟下即書公不與盟以譏之胡康侯謂平

丘之會具丘不䞿得不與焉爲幸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按季氏內分公室外納叛人欺君壞法罪不容誅即無邾莒之愬猶當執以正國法者但當執于公在會之時而不當執于公不與盟之日何也公在會而執則人將曰是必魯君以分公室之事愬于晉也而在晉爲遏惡鋤姦之舉公不與盟而執則人將曰不可執其君故執其臣也而在晉爲信讒辱宗之惡況意如魯命卿也劉子在會則當以王命執之歸于京師乃私執以

歸國何其悖哉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斯言實啓之也故春秋人之以交責君臣之罪

公至自會

按吳澂氏謂公雖不與盟亦旣與平丘之會故以會至非聖人意也聖人蓋悲之也夫以堂堂望國之君至不得與杞薛小邾之主同登盟壇而秉國大臣復見拘執怏怏而歸豈不悲哉公羊以爲君子不恥不與亦非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按廬者世子有之子是爲平公吳者世子偃師

之子是為惠公胡康侯云歸者順辭不與楚滅也不言自楚不與楚封也此祖公羊不與諸侯專封之說而實非也聖人蓋幸陳蔡以媿晉侯取棄疾而追恨虔也當有以守國哉身師以無寵見殺陳蔡之滅晉侯固置之不聞而廬與吳自謂死灰不復然矣此非棄疾之假義寧有今日也又焉得以為虔而沒其功哉未嗣位而即稱侯聖人慶幸之意恍然矣晉侯聞此能無媿心乎

冬十月葬蔡靈公

按蔡平侯歸國即以禮改葬靈公魯昏任會故紀之夫蔡般弑君父天實假手于楚虔是失德不葬之例也聖人何不削而書之哉蓋與平侯之亟葬其祖且悲隱太子岡山之事而憫其志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按晉執意如專以晉賦微薄之故是時季氏三分公室公既不能具賄何不令季氏出所竊于公家者以自贖乃輕身如晉以請耶宜其見擯而不得入也王氏經世謂公之意以為此除季氏之機恐未必有此胆智

吳滅州來

王氏曰州來本近楚小國楚嘗取以爲附庸及玆楚亂吳遂出其不意而滅之不書帥師不書侵伐以見其滅之之易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按去冬昭公往請之而見拒今豈有爲夷執親之悔而遽釋之耶必意如知晉意嚮而私有所浸潤之耳拒其君而歸其臣見昭公無德于季氏而魯之君臣終于不相得者實晉有以離之矣

三月曹伯勝卒
子須嗣是爲平公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著丘公卒弟庚餘嗣是爲共公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按著丘公之子郊公居喪不慼國人弗順而欲
立丘公之弟庚輿意恢者亦公子之儔也蒲餘
侯惡庚輿意恢善郊公故蒲餘侯殺恢公子鐸

迎輿于齊而立之郯公奔齊